

向中国看齐,迈向没有贫困的印度尼西亚

作者:赫利·达尔万托(Herry Darwanto) - 社会观察家

译者:亮剑

2021年3月4日,佐科维总统制定了到2024年将极端贫困水平降至零的目标。极端贫困以人均每天1.9美元的收入衡量(按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计算),即是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制定的国际标准。我国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尼西亚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或多达1086万人。

副总统办公厅加快扶贫工作,将7个省35个区确定为2021年脱贫攻坚重点地区,目标人口为210万人(90万户)。其余在2022-2023年(212个市区)和2023-2024年(514个地区)办理。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战略是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经济赋权和社会保护。

中国是一个被认为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克服人口贫困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4月1日发布的题为《中国四十年的减贫驱动因素、世界洞察和未来之路》的报告,中国在40年内消除了8亿极端贫困人口。使用的贫困线是相同的,即1.9美元(购买力平价)。按高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国家贫困线计算,总脱贫人口为7.7亿。中国的扶贫计划基于两大支柱,即:(i)经济转型以扩大商

机;(ii)援助经济机会少的边远地区,然后,援助其他地区的贫困家庭。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中国政府模式大力支持扶贫项目。一党执政政府不需要大量的选举预算,金钱政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很普遍。这使得包括扶贫在内的发展预算可用且充足。此外,官僚机构对各级政府的服从确保了有效的治理。从村级到中央的各级政府机构都是单一的党组织,动员和控制更加容易。此外,自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经济转型具有良好的初始条件,包括人口相对健康和受过良好教育、一孩政策生育率低、储蓄水平高。由于坚守的节俭生活理念。另一个因素是农业土地所有权的公平分配,以及使政府更容易将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土地管理制度。另一个促成中国成功减少贫困人口的因素是政府在防止腐败方面的一贯性,从中央到基层政府。

习近平主席对消除贫困的承诺相当高,他经常走访偏远、欠发达的村庄,了解和体验当地人民的贫困状况。随着经济取得的进步,中国政府将贫困线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即5.5美元。因此,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达到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来补充农村经济的振兴。从资金方面看,扶贫项目的实施每年需要的预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2%,2013-2020年累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笔预算的规模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的认真努力。

因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2019年,贫困人口2480万人;这个数字在2020年增加到2750万,然后在2021年减少到2650万,占总人口的9.71%。如此多地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需要在不短的时间内做出巨大的努力。以下注意事项可能会加速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首先,机构间活动的协调在这个国家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贫困等多维度问题,确实需要很多机构的参与。这需要有一个强大而权威的协调机构。副总统办公室作为扶贫工作的国家协调员,成立几年来一直运行良好。但是,为了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实现零极端贫困的目标,副总统办公室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包括与相关部长举行协调会议,频率相当高,可能每三个月一次加强部门间活动的整合。在协调部一级,也需要做同样的

事情,因为,可能需要更详细地讨论涉及地方政府的问题。在佐科维总统执政的最后三年,协调部长们不一定有时间和认真关注邀请与他们协调下的部长会面。协调的问题之一是出席协调会议的官员并不总是相同的,因此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够完整,无法做出决策。另一个问题是定期报告的遵守情况,这些报告往往迟到或根本不可用。如果该活动不是该部的主要任务,即仅作为辅助活动,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总统府幕僚可以发挥作用,促进部委/机构提交定期报告,用于战略和优先计划,例如减贫。其次,即使在同一个省份,脱贫战略也因地区而异。因此,有必要为每个地区制定一个足够详细的行动计划,即使是每个地区,包括几个村庄。

如果当地政府已经有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以便在纳入缓解计划的欠发达地区复制,那就更好了。贫困极端。或者,各区可以向其他区域学习,以制定必要的行动计划。国家建设机构,等中央一级机构也可以促进多部门综合地区发展的规划。第三,私营部门的作用可能没有大量参与减贫工作。该角色可以是个人或公司捐赠资金,以及非营利组织实施各种类型的项目。政

府通常进行几种类型的活动,例如道路建设、电力和清洁水的采购、灌溉设施的建设等。但是,为尚未拥有厕所的居民提供厕所,可以通过开放民众的捐赠渠道来完成。同样,为图书馆采购教科书,为绿化播种,甚至为学校使用电脑/笔记本电脑。我国许多富人的心可以被深深打动,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需要一个系统,以便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分配和利用捐款。非营利组织也需要发展起来,以帮助建设贫困地区。这些合法的社会组织可以从国内外筹集资金,为贫困地区的各种扶贫活动提供资金。

与政府机构相比,民间组织在行动上通常更敏捷,专注于特定领域,在融资方面更有效率。佐科维总统制定的减少贫困人口为极端零目标已经有一年之久了。还有三年多就是2024年10月,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2021年和2022年国家预算中分配了大量预算,2023年国家预算正在讨论中。当然,有一个用于实现减少贫困人口极端零的特别预算,该预算分配在若干部委/机构和特别拨款基金中。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定期报告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情况,至少在8月份在国会和地

方理事会之前交付2023年国家预算时。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下一个扶贫目标就可以提高。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建立新的贫困线作为缓解贫困的参考,极端贫困后即可消除。我们必须像中国一样迅速采取行动,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普华永道预测,到2050年,印度尼西亚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因此,如果印度尼西亚仍然有很多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不可行的。为此,有必要作出系统的努力,尽可能降低贫困率,同时,逐步将贫困线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和韩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应该能够做到。原载于2022年6月13日《罗盘报》官网

2022的规定,以便能加速生棕油(CPO)、精制漂白除臭(RBD)棕油、RBD棕油精及用过的食油(UCO)的出口渠道。该规定于6月8日生效,根据其中第2款、第4款的说明,申请“特许出口”的棕油企业,须照付通关费(BK),并向“棕榈园治理资金组织”(BPDPKS)缴交数目未定的手续费,以示公平。国际局势及俄乌战争导致全球能源、粮油食品价格攀升。马来西亚的棕农引来大丰收,为什么本国的棕果价格一直上不去呢?问题出在哪里?政府如何处理?民众翘首企盼。

作者:赫利·达尔万托



作者:赫利·达尔万托

椰風暴雨 棕果的价格为何还上不去?

本报评论员:余凡

因半年来国内食油价格飙升、供应短缺,政府决定于4月28日开始禁止棕油(CPO)及系列产品出口。当国内食油供给已趋平稳,政府从5月23日起恢复准许棕油产品出口。

《时代网》(TEMPO.CO)于6月初报道,海洋及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Luhut B. Pandjaitan)在处理食油问题时,又带出了棕油问题的总行不设在国话题。部长于5月底向总统汇报,在调查食油的供应链时,也做出了纵横方向的研究;调查后发现,很多在本国拥有大片种植园区的棕油企业,其公司办事处却设在海外。所以决定对棕油企业进行审核,以准确掌握所有企业的资料,让拥有60万公顷园区的企业,不能逃避应付的税务。

统筹部长表明,政府取消棕油出口禁令后,于6月份开始对所有棕油企业进行审计,将集团公司所拥有的种植园面积重新详细登记,包括土地使用权

(HGU)、土地开发权(HGL),棕果至食油的一系列生产程序,以及相关法人企业在集团母公司的地位、股权等等。

国民消费者保护协会(BPKN)会长利扎尔(Rizal E Halim)表示支持政府对棕油企业的审计,他甚至建议政府,对于屡次违规犯法的企业,应该考虑撤销该公司的土地使用权。

《新都网》(SindoNew.Com)于6日称,印尼棕农协会(APKASINDO)透露,如果棕果(TBS)的价格仍然低迷的话,协会成员将再次集会请愿。协会总会长马努隆(Gulat Manurung)表示:“我必须传达棕农们的要求,对于棕果价格的继续滑落,我已没有说辞向大家解释,因为众所周知,国际棕油的价格已升至每公斤23000印尼盾。”马努隆认真评估及关心棕农面对的困境,按照国际油价,棕果的采购价应每公斤4500盾,但现实仅1700盾左右。

棕油出口禁令虽然取消了,但生棕油出口仍诸多困难,而所有后果却由

棕农承担。“因为无论是出口费(PE),通关费用(BK)以及国内义务价(DPO),最终都被企业转嫁到棕果的采购价上;何况,据说出口费又要增高,这些都让棕农们感到失望及愤怒。”希望相关的部长们尽快协调处理,恢复棕油生产链的正常运行。“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棕果的采购价能符合国际棕油价格的正常标准,我们支持政府出台任何形式的新规定。”

印尼CNBC网于7日报道,佐科总统于两周前允许棕油(CPO)及系列产品恢复出口,但棕农卖出的果价依然偏低。全国各省份自营(swadaya)棕农的果价一般售价每公斤约1700盾,而伙伴合作协议(bermitra)的棕农能得到每公斤2200盾,差价竟然高达30%。

APKASINDO会长马努隆表明,棕农的平均生产成本(HPP)如今高达每公斤2250盾。“这意味着,自营棕农须承担每公斤约450盾的亏损。更让棕农感到吃力的是,棕油工厂(PKS)

还以秤量失重为由,扣除10-15%的棕果总重量。譬如称重1000公斤,但只付900公斤的钱。”而棕果的采购价,竟仍和限制出口时一样,没有因恢复出口而抬升棕果价格。

除了价格偏低,多家棕油厂以储油罐已满及出口受阻为由,拒收棕农送来的棕果。据称,棕炼油企业在共同市场(KPBN)的出口竞标中经常失败。对此,商业部应该进行检讨。棕榈农民联盟(SPKS)总书记达尔多(Mansuetus Darwanto)宣称,棕油出口禁令撤销后,棕果收购价一度跌至每公斤1200盾,而禁止出口时果价反而能维持在1600盾左右。他表明买卖渠道畅通,只是价格问题,两年来能卖2000盾至3500盾;让棕农感到错愕而不安。

峇厘JPNN网10日称,卢胡特统筹部长公布,经过各部门协调统筹,决定近期内实现出口100万吨棕油的指标。若棕油厂商的储油罐能清空(flush out),生产就能恢复。政府希望能带

动棕果升至每公斤2500盾至3200盾的理想价格,能让全国棕农感到满意。印尼CNBC网于10日援引统筹部长在“民众散装食油”(MGCR)措施宣讲会的话,政府将特许没有参与工业部SIMIRAH程序及DMO义务的棕油出口商进行外贸。“不过,这些企业在承担所有相应的税款和通关费以外,必须向政府多缴交每吨油200美元的费用。”

之前,商业部(Mendag)于6月7日出台了列号38/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刘皓怡在“中广”主持对大陆广播的演艺节目“为您歌唱”

椰城一帘烟雨

——台湾影星刘皓怡小传

■ 闻喜

都被当局没收或销毁。

成名之后,皓怡应邀在“中广”主持一档对大陆广播的节目“为您歌唱”,她努力以柔和的声音传达台湾演艺界的讯息。在节目中播放流行歌曲和自己专辑中的歌曲,邀请艺人接受访问。每次她都以“亲爱的大陆同胞们”开始播音。“为您歌唱”节目一季十三集,每集四十分钟。结果一季没有做完,皓怡就因为拍戏忙碌而中断。

两岸分治的状态,让皓怡从懂事起就觉得生活仿佛缺了一角。

眷村基本上都是简陋的临时过渡房,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眷村一些

土地是临时租借,期限都是“到反攻大陆为止”。大陆移民来的时候,只带一只皮箱,谁知一住就是一辈子。随着形势的变化,人口增长,临时住所变成长期住宅,空间不敷使用,就不断违章扩建。

眷村人来自五湖四海,年轻人多以普通话交流,长辈们则是南腔北调。有时遇到家乡人,就会停下来聊几句。听到乡音,就像打开陈年老酒,香味四溢,令游子陶醉。皓怡的家常有父母的朋友来访,大多是北方人,操着很硬的北方腔。

眷村按军种分布,其中陆军眷村最多,其他还有空军眷村、海军眷村和后勤眷村。皓怡的家属属于空军眷村。空军

由于运输的便利,军人多是全家迁台。空军是“少爷兵”,待遇在各军种中最好,眷村的条件也更好一些。

各眷村的低阶官兵往往需要自谋生活,于是眷村开店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杂货店、副食店,还有名目繁多的小吃店,满足了眷村人的生活所需。皓怡家附近就有一家山东馒头店。

在眷村及周边开设的小吃店,包子、水饺、油条、锅贴、烧饼、杠子头等面食,应有尽有,而且招牌多挂大陆省份名称。在大陆移民迁来之前,台湾人几乎不吃面食,市面上也见不到面粉。台湾本省人都称眷村是“小中国”。

皓怡小时候贪嘴的故事不少。还在上幼稚园时,一次皓怡偷拿了妈妈10元钱买糖吃。眷村有一个杂货店,店主是侯爷爷。她买的彩色糖果球只要2毛钱,侯爷爷找回很多零钱。她不敢对妈妈说,把

找回的钱放在客厅大门与纱窗之间,然后自己就在院子里吃糖。妈妈看到了,只是把钱收起来,没有责骂她。皓怡则为此内疚了一辈子。

眷村常有外面卖的小贩,大多是踩着三轮车在村外叫卖。爆米花、花生糖等就会在村里现做现卖,大人和孩子看着他们制作。还有一种面茶,在炒过的面粉里放上糖,再淋上滚烫的开水。开水是从长嘴壶里倒出来,壶嘴会发出滋滋的声响。皓怡有一阵子酷喜吃麦芽糖,家里的酒瓶和酱油瓶盖,都可以换麦芽糖吃。于是,她把家里的瓶盖收集起来。

皓怡和哥哥、姐姐过年都有新衣服穿,但每一次都要等到除夕要吃年夜饭时,妈妈才带孩子们去买衣服、鞋子,因为那个时候最便宜。可见刘家虽然衣食无忧,但也不是可以任意花费的。

(未完待续)